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二十一辑

城市史与现代学术

Urban History and Modern
Scholarship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大象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二十一辑

城市史与现代学术

Urban History and Modern Sch.

主编 陈恒 王刘纯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
《西方城市史》(17ZDA229)阶段性成果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 郑州 •
中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 第21辑 / 陈恒, 王刘纯主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347-9984-6

I. ①新…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0561 号

新史学 第二十一辑

XINSHIXUE DIERSHIYIJI

主 编 陈 恒 王刘纯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郑强胜 连 冠

责任校对 钟 骄

装帧设计 王 敏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6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乡县翟坡镇兴宁村

邮政编码 453000 电话 0373-5635065

合作杂志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

History and Theory (美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美国)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美国)

Review (美国)

WE ARE GRATEFUL TO THE ABOVE
JOURNALS FOR GRANTING US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S.



更多信息请关注
大象出版社官方微博、微信。



微博



微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编 委 会

主 编 陈 恒 王刘纯

顾 问 (以姓氏笔画和首字母为序)

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旭(厦门大学)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向 荣(复旦大学)

刘北成(清华大学)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

李剑鸣(北京大学)

何兆武(清华大学)

沈 坚(浙江大学)

张广智(复旦大学)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

钱乘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Chris Lorenz(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Donald R. Kelley(美国拉特格斯大学)

Frank Ankersmit(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Gunter Scholtz(德国波鸿大学)

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Jörn Rüsen(德国埃森人文学科学研究所)

Jürgen Kocka(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Lucian Hölscher(德国波鸿大学)

Richard T. Vann(美国卫斯理公会大学)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以欣(南开大学)

王海利(北京师范大学)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刘 健(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隆国(北京大学)

宋立宏(南京大学)

张前进(大象出版社)

陈 雁(复旦大学)

陈 新(浙江大学)

郑强胜(大象出版社)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周 兵(复旦大学)

孟仲捷(华东师范大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徐松岩(西南大学)

徐晓旭(华中师范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合作杂志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美国)

History and Theory(美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美国)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美国)

Review(美国)

WE ARE GRATEFUL TO THE ABOVE JOURNALS FOR GRANTING US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S.

Contents
目
录

城市史与城市研究

1	从封闭空间到开放空间	
	——中世纪罗马的城市空间改造	朱 明
14	百年战争与英国城市经济格局的演变	
	——以大雅茅斯为例	周东辰
25	近代柏林城市人口的变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徐继承
38	文化记忆与城市建设:德国汉堡仓库城的开发利用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张思嘉 常玲玲
49	美国早期环保运动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城市环境的改变	刘晓卉
60	融入与记忆:二战后德国城镇化浪潮中的“被驱逐者”	
	——以巴伐利亚的“难民城镇”为例	王琼颖
71	贫民区的治理:从以“房”为本到以“人”为本	
	——以纽约市贫民区的治理为例	黄 涛
84	埃比尼泽·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理论源起与质疑辨析	王 洋
97	第三空间:城市史书写的一维	
	——基于城市文学与空间记忆的考察	苏喜庆
110	公共空间与人物雕像的空间意象研究	
	——李平书铜像个案	黄健美 徐磊青
121	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与活用模式探讨	
	——以古城开封为例	王运良

现代学术

138	启蒙运动时期的“新史学”:关于社会史的一项社会史研究	[英]彼得·伯克
-----	----------------------------------	----------

- 150 失去的典范：从哥廷根到柏林 [英]彼得·伯克
- 166 欧洲中心论和艺术史？温克尔曼之前的世界史和艺术史 [美]托马斯·达科斯塔·考夫曼
- 175 柯林武德与奥克肖特：历史学与理念论 [英]狄奥诺
- 188 阐释旨在直面现实时创造困惑
——海登·怀特与雷恩德·罗根的对话 [美]海登·怀特 [挪威]雷恩德·罗根
- 204 客观就是正义吗？
——尼采对兰克客观史学的质疑 闫伟
- 217 故罪书的解构
——16世纪法国故罪档案引发的思考 游丽诗

光启学术

- 236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经济交往体系述略 孙宝国
- 247 罗马共和国的战争艺术 [英]F. E. 阿德科克
- 300 艾森那赫社会问题研讨大会与施穆勒的开幕演讲 [德]布鲁诺·希尔特布兰特

从封闭空间到开放空间

摘要:罗马的城市空间在中世纪出现了重大的变迁,可以从中看出其政治、社会的变化。中世纪中期,罗马城为众多权贵家族所控制,他们改变了古罗马的城市形态。这些家族占据不同的区域,建造起塔楼和堡垒,相互之间冲突不断,使得罗马城市空间表现出支离破碎的情况。到中世纪晚期,随着教皇权力的增强,教皇逐渐取代了各个家族划地而治的局面,并进而改造城市空间,塑造出了一种更为统一、宏大的城市面貌。通过道路、建筑、景观的改变,罗马城成为凸显教皇权力的场所,而此前的家族势力的影响则逐渐减弱。罗马城市的这种空间转型,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权力结构变动的表征。

关键词:中世纪;罗马;家族;教皇;权力;城市空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城在古典时代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尤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造,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楷模。然而,在此后的中世纪,罗马城市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城市形态和景观都经历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罗马城的面貌已经与古典时代大相径庭。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有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有政治、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尤其是家族与教皇及其权力在中世纪罗马城的发展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和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结构与空间研究”(17FSS005)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罗马城市史的一般性通史有 Ch. Hibbert, *Rome: The Biography of a City*, Penguin, 1985; 集中于中世纪时期罗马城市发展的有 R. Krautheimer, *Rome: Profile of a City, 312–1308*, Princeton U.P., 1980; 注重中世纪中期城市化过程的有 E. Hubert, *Espace Urbain et Habitat à Rome: du X^e siècle à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Ecole Francaise de Rome, 1990; 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世纪中期罗马城市的有 J. C. Maire Vigueur, *Cavaliers et Citoyens: Guerre, conflits et société dans l' Italie communale, XII^e–XIII^e siècles*, Paris, 2003。从中可以看出,在近二十年的意大利城市史研究当中,开始出现了空间的转向和对家族权力的重视,以及对中世纪晚期兴起的现代国家结构的研究。参见朱明:《城市与空间——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的新进展》,《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在中世纪城市史研究中,学界一般受到亨利·皮朗的影响,注重对作为资产者的城市商人和市民的研究,对掌握权力的权贵家族和城市国家则关注甚少。此外,亨利·皮朗研究的个案主要针对低地地区,对南欧关注很少。这两处区域的差异极大,低地地区的市民自治力量比较强,但在南欧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中,领主、贵族和家族则居于主导地位,到中世纪晚期又出现了向现代国家(或城市国家)的转变。因此,本文试图厘清中世纪罗马城的形态变迁,并简要分析其变迁背后的政冶和权力因素,希冀对皮朗的研究范式作一定程度的补充。

一、罗马城的古典遗产

古典时代的罗马城是欧洲城市发展史上的楷模,影响了此后的欧洲城市发展历程。就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而言,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两个阶段。

罗马城的核心位于卡皮托林山东边和帕拉丁山北边的罗马广场(*forum*)。这处广场与卡皮托林山的关系颇似雅典卫城和广场(*agora*)的关系,高地为祭祀和防御性场所,低地为市政和商业场所,共同构成一种双城体系。在共和时期,城市空间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罗马广场上。这里建有元老院、演讲坛、神庙、巴西里卡等

公共建筑,体现了共和体制的特征。到帝国时期,这处公共空间发生了转型,广场上新建了凯旋门、皇帝骑像等。在广场南边的帕拉丁山上也屡屡建造皇宫,广场北边则先后建造起若干个有规则的封闭式帝国广场,分别以几个皇帝的名字命名,并带有神庙,成为皇帝个人神化和崇拜的重要空间。^① 同时,罗马城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张,在帝国时期逐渐突破了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塞维安城墙,向城外发展,尤其是在城市西北部的今战神广场一带发展起以万神殿为中心的新城区,将这处靠近台伯河的低洼地带进行开发。到公元3世纪末,为抵御哥特人入侵,罗马又建造起了范围更大的奥列良城墙。此外,皇帝在城市其他区域则建造了大型浴场、竞技场、剧场、皇帝陵墓等,散布在城市各处,构成了帝国都城的雄伟气象。^② 老的空间的变化和新的空间的诞生,体现了帝国时期皇权的上升及其作用于城市的影响。

到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罗马城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帝国晚期时,罗马城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成为新的首都和政治中心北移至拉文纳,加上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的屡次入侵洗劫,直至1084年诺曼人的入侵,都给罗马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事实上,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皇权在罗马的地位就有所

^① P. Zanker, *La Città Romana*, Roma: Laterza, 2013, pp. 55–61.

^② P. Zanker, *La Città Romana*, Roma: Laterza, 2013, pp. 64–73.

下降,表现在罗马广场这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上,这里由皇帝和元老一道进行了改造,他们在广场上树立雕像,进行维修,意味着地方精英在罗马的地位不断上升。^①另外,4世纪是罗马帝国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空间的变迁也受到这个因素的很大影响。在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而4世纪末,狄奥多西大帝则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化成为罗马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5世纪末以后,西罗马帝国崩溃,罗马城处于罗马主教的管理之下,开始向一个基督教城市转型。城市的整体结构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但是在罗马时期的城市中心的边缘处建起许多教堂,以及许多慈善救济所,如城外圣保罗教堂、耶路撒冷圣十字教堂、圣洛伦佐教堂,等等;城市东南端和西北端分别建造的拉特兰教堂和圣彼得教堂尤其重要。^②圣彼得教堂周围还于9世纪中叶为了防御萨拉森人的入侵而建造了利奥城墙,并依靠东边的圣天使堡进行防御,这里成为一处新城区(Borgo Leonino)。^③由此,帝国的罗马在向基督教的罗马转变,拉特兰教堂和圣彼得教堂分别是基督教罗马的两个中心,使罗马城从

帝国时期的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双中心的哑铃形结构。同米兰、佛罗伦萨等同心圆城市相比,这时期的罗马城表现出拉特兰和梵蒂冈两个核心的张力,发展出联结两个核心的轴线(即后来建造的教皇路),正好穿过古典时期的罗马广场。^④这个新的结构,是罗马帝国以来城市发展的延续,即在共和广场和战神广场之外继续拓展,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城外的两座教堂(拉特兰教堂和圣彼得教堂)成为中世纪罗马城市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取代了位于城市中心的古典时代的城市广场。

在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出现过东哥特、伦巴第和法兰克人的先后入侵,尤其是后两次入侵,对意大利本土原来的贵族阶层冲击较大,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这些新的贵族有的来自外部,有的从本土发展起来,他们经历了一个建造城堡、圈占领地的阶段(incastellamento),逐渐依靠这些城堡统治领地,与城市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虽然罗马教廷受到贵族影响很大,甚至教皇的选举也被贵族干涉,但是这些贵族并没有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而是主要在城市以外的各自的领地上进

^① G.Kala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oman Forum in Late Antiquity: Transforming Public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5, p.9.

^② R.Taylor, et al., eds., *Rome: An Urban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53.

^③ A. Grohmann, *La Città Medievale*, Roma: Laterza, 2003, p.30.

^④ R.Taylor, et al., eds., *Rome: An Urban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p.156.

行活动。^①

总体而言，在中世纪早期，罗马处在一种权力真空。古典遗产没有被完全继承下来，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原来的市政中心已经遭到毁坏并逐渐被遗弃，在城市外围兴起了以教堂为核心的新区，基督教化的城市正在成型中。中世纪早期行将结束时的罗马城市也已经孕育了教皇和贵族家族两种力量，它们将在此后对这座城市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中世纪中期的家族与城市

11—13世纪的中世纪中期，是罗马城市发生变迁的重要时期。古典和中世纪早期形成的城市结构被打破，这时期的城中开始出现大量贵族家族，他们在11世纪开启的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和庄园迁居新兴的城市。这些家族原本是封建领主，一般在乡村拥有地产和庄园，进入城市以后，也在城市中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等活动，他们还积极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并且在城市建造宅邸，为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推波助澜。但是，由他们所主导的城市化却带有深刻的封建权力印记。这些世家大族包括弗朗奇帕尼家族(Frangipani)、科尔西家族(Corsi)、皮埃尔列奥尼家族(Pierleoni)、博韦斯基家族(Boveschi)、帕

帕莱斯基家族(Papareschi)等。^②在12世纪出现的城市公社就是由这批家族占主导地位的。到13世纪，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家族，其家族领袖被称作“男爵”(baroni)。进入这个新贵集团的先后有奥尔西尼家族(Orsini)、孔蒂家族(Conti)、阿尼巴尔迪家族(Annibaldi)、科隆纳家族(Colonna)、萨维利家族(Savelli)等。^③这些“男爵”家族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不再仅仅是之前古老的世家或商人银行家构成的贵族，也与其他中低阶层的贵族区分开来。这个时期出现了贵族集团的“大换血”，新的家族和集团取代了旧的，成为罗马城的新主宰。这些“男爵”家族的出现甚至可以被视作一次革命，它们构成了一道分水岭，甚至被同时代人称作“豪强”(magnificus vir)。^④他们在郊区有大规模的地产，在城市里有防御性的宅邸。这批新的权贵的崛起与教廷亦有密切的裙带关系，他们依靠与教皇或红衣主教的关系而得以发达起来，而这时期的教皇也大都出自这些家族，家族势力通过渗透到拥有选举教皇权利的主教团来施加影响，使自己阵营的人当选教皇。譬如孔蒂家族产生了英诺森三世，萨维利家族产生了霍诺留斯三世(Honorius

^① C. La Rocca, *Ital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77–81.

^② J. C. Maire Vigueur, *L'autre Rome: Une Histoire des Romains à l'époque communale (XII^e–XIV^e siècle)*, Paris: Tallandier, 2010, p.68.

^③ A. Vauchez, ed., *Roma Medievale*, Roma: Laterza, 2001, p.89.

^④ A. Vauchez, ed., *Roma Medievale*, Roma: Laterza, 2001, pp.90–91.

III) 和霍诺留斯四世(Honorius IV),卡塔尼家族(Caetani)产生了卜尼法斯八世,奥尔西尼家族产生了尼各老三世(Nicholas III),尼各老四世则依赖科隆纳家族。只有极少的家族没有产生教皇和红衣主教。^①通过家族和教廷的结合,它们在罗马城和周边地区的乡村、城镇攫取了大量财富,扩大了其权力范围。为了与中下贵族阶层拉开差距,这些家族一般会内部通婚,结成联盟。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争暗斗,譬如科隆纳和奥尔西尼家族之间的争斗就无休无止,他们对教廷仍然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卡塔尼家族的卜尼法斯八世与科隆纳家族也有过殊死斗争。这些家族对罗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5世纪。

与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相对应,中世纪的罗马城也出现了空间上的转变。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城市景观,最明显的就是私邸和塔楼。另一方面,旧的城市区域被占用和改造,尤其是权贵家族对旧的空间进行再利用。家族在城中的聚居点一般靠近城市边缘的奥列良城墙处,城墙以外则是其家族控制的广阔区域,这个区域正好与城内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如此一来,家族对城内区域的控制就有了强大的后盾,从而使其有恃无恐地参与城市内部的权力斗争。

在城市内部,家族进行割据,各占一

方,彼此对垒。如皮埃尔列奥尼家族占据了马切卢斯(Marcellus)剧场和台伯岛,以及沿着台伯河的一块区域。他们的对手弗朗奇帕尼家族占据了帕拉丁山和附近的七神神庙(Septizodium),以及共和广场上的提图斯凯旋门附近,他们从建于大竞技场(Colosseum)的堡垒控制着自己的领地。科尔西家族控制了卡皮托林山,克雷西安齐家族控制了奎里纳尔山一带。孔蒂家族控制着涅尔瓦广场和维米那勒山(Viminal)附近的区域。涅尔瓦广场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了堡垒,利用高大的塔楼,孔蒂家族能够控制梵蒂冈和拉特兰之间的贸易。^②到13世纪末,新的家族取代了一些衰落的旧家族,然而城市的割据仍然没有变化,只是新的家族取代了旧的家族的领地,如皮埃尔列奥尼家族和弗朗奇帕尼家族就被萨维利家族和阿尼巴尔迪家族所取代,前者的家族领地也被后者所继承。新兴的“男爵”家族对城市空间继续割据,他们同其附庸一道建造起一个个封闭式住宅集中区,这些地块也被武装起来。^③科隆纳家族的大本营在奎里纳尔山西端,他们在这里建造了塔楼围绕的墙体,将宅邸围绕起来,用作防御工事。他们改造了君士坦丁浴场,将其变作一处豪华的住处,有四座高大的塔楼围绕在四周。科隆纳家族还控制着战神广场的北

^① A. Vauchez, ed., *Roma Medievale*, p.94.

^② T. Magnusson,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Rome, 312–1420*, Uppsala: Paul Astroms, 2004, p.100.

^③ P. Boucheron, D. Menjot, *La Ville Médiévale*, Paris: Seuil, 2011, p.272.

部,势力范围从图拉真广场直到奥古斯都陵墓,乃至更北边的米尔维安桥也属于其控制范围。其对手奥尔西尼家族的领地则与其针锋相对,位于科隆纳家族势力范围的西边,囊括了古代的庞培剧场和图密善体育场一带,甚至还延伸到台伯河对岸的哈德良陵墓。^①为了控制其城市领地,在战神广场一带,奥尔西尼家族还建有许多带有塔楼的防御性堡垒,庞培剧场的废墟上也建有这个家族的塔楼和宅邸。科隆纳家族则在蒙特奇特利欧山(Monte Citorio)和奥古斯都陵墓也建有两处堡垒。^②

除了聚族而居,家族还建造了大量的塔楼。塔楼成为贵族家族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尤其集中在中世纪兴盛的战神广场区域。该区域靠近台伯河边,是由11世纪起的商业复兴而带动发展起来的。这时期的家族塔楼一般都建在古罗马时代的遗迹上,譬如建于12世纪末的米利奇塔楼(Torre delle Milizie)是由弗朗奇帕尼家族建于奎里纳尔山上的,位于图拉真市场上;由孔蒂家族建于1203年的孔蒂塔楼(Torre dei Conti),位于涅尔瓦广场后面。^③家族的宅邸一般也是依这些塔楼而建,一方面节省了建筑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尚还结实的古代建筑作为防御措施。

因此,古罗马时代的许多遗迹都被损毁和改造,以用于贵族私人宅邸的目的。道路被改造得不规则,杂乱不堪,没有规律可循。古代建筑也被用作其他用途,如位于战神广场区域南边、台伯河畔的建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弗拉尼米尼乌斯竞技场(Circus Flaminius)就被摧毁,原址被用于建造私人宅邸。古代建筑也大都变成了石灰窑,古代的石头和大理石被烧掉,用于建造中世纪的房屋。^④同时,家族们占用古代遗址,也是缘于其与教廷的亲密关系。譬如奥尔西尼家族占有哈德良陵墓和庞培剧场,科隆纳家族占有奥古斯都陵墓,阿尼巴尔迪家族占有大竞技场,萨维利家族占有了马切卢斯剧场。^⑤这些都是古为今用,也是为了弥补当时建筑材料的匮乏。但是,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古罗马城也由此被切割成了碎片,被各个家族占据和利用的古代遗迹失去了它们原本的象征意义,在这时期仅仅作为防御工事而屹立着。众多家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撕裂了罗马城。

直到1417年马丁五世(Martin V,1417—1431年在位)当选教皇和教会大分裂结束并将教廷迁回罗马之前,罗马城都处于这种四分五裂的空间状态。罗马城的结构从古典和中世纪早期的有序结

^① J. Heers, *La Ville au Moyen Age*, Paris: Fayard, 2010, pp.280–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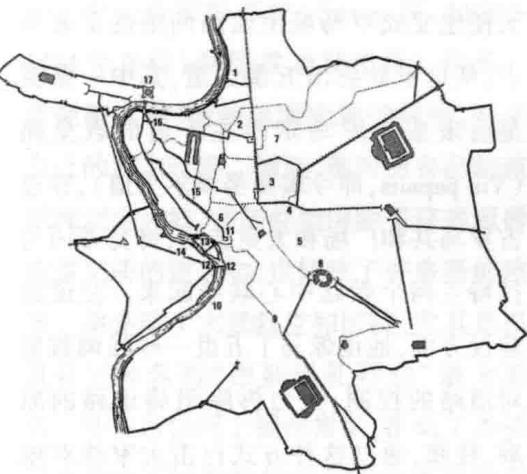
^② A. Vauchez, ed., *Roma Medievale*, p.183.

^③ T. Magnuson,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Rome*, 312–1420, p.103.

^④ J. Heers, *La Ville au Moyen Age*, pp.278–279.

^⑤ J. C Maire Vigueur, *L'autre Rome: Une Histoire des Romains à l'époque communale (XII^e–XIV^e siècle)*, p.69.

构变为碎片化的无序结构,各个家族在城市当中也建起了各自的领地,为了守卫和扩张这些领地,它们之间相互不断斗争。封闭的城市空间及形态反映了这种政治状况。



中世纪中期家族割据下的罗马城市空间
(图中序号代表各个主要家族及其据点)^①

三、中世纪晚期的教皇与城市

在中世纪中期,欧洲的城市一般形成以市政厅和市政广场为中心的城市结构,这种形态通行于欧洲南北。到12世纪,随着罗马城市共同体的形成,卡皮托林山成为市政厅(元老宫)所在地,这处地方原本是古罗马共和广场的最西端,也是朱庇特神庙所在地,本来可以以这里为中心建立起统领整个城市空间的结构来。但是时机尚未成熟,罗马的自治力量还不够

强大,尚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不断干涉。因此,新的中心出现和城市结构的重建还要等待教皇权力增强时。

在13世纪新兴的“男爵”家族当中,已经可以看出教权增强的苗头。由于家族势力的增强,这时期的教皇权力也已经在逐渐增大,从家族向教皇集权的过渡已经在进行当中了。^② 15世纪上半叶,教皇不断挣脱大公会议派的控制,企图增强教皇的权威,使教会以教皇为中心。^③ 虽然这时期教皇已经无法号令欧洲诸国,但是也想建设一个以教皇为中心的国家。除了与大公会议派斗争,教皇还要摆脱意大利各个城邦以及罗马各个家族势力的影响。在整个15世纪,教皇都受到大家族的影响,尤其是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教皇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不得不与家族势力巧妙周旋。同时,也正是为了凸显教皇的权威地位,着手对罗马城市进行改造,建设一个教皇国的首府城市。正是到这时,教皇对罗马城的影响才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逐渐盖过了家族势力,罗马城的形态变化体现了教皇的意志。

比较早的对罗马城市空间进行重新整合的是科隆纳家族出身的教皇马丁五世。他虽然出身大家族,但是为了增强教皇个人的权威,对以往聚族而居的家族居

^① 关于家族对罗马城市空间的控制的地图,参见:F. Menant, *L'Italie des Communes, 1100–1350*, Paris: Belin, 2005, p.159。

^② F. Menant, *L'Italie des Communes, 1100–1350*, p.63.

^③ E. McCahill, *Reviving the Eternal City: Rome and the Papal Court, 1420–144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4–26.

住模式进行了改造,将教皇势力渗入家族聚居区。譬如圣天使广场(Piazza Santi Apostoli),本来位于科隆纳家族聚居区内部,却被马丁五世进行了改造,他还以位于城市中心的科隆纳宫作为教皇居住地,并且提升了圣使徒教堂的地位。此外,对于其他一些大家族聚居区的空间,教皇也积极渗透自己的权力,迫使其密不透风的封闭空间被“打开”,将广场、宅邸、教堂变为教皇影响下的空间。^① 1423年大赦年有很多人涌入罗马,也为教皇提供了一个整体上改造罗马的机会,马丁五世还试图修整罗马的一些主要干道,把道路和广场的控制权紧紧掌握在教皇手中,控制贵族家族对城市空间的影响。^②

尼各老五世(Nicolas V,1447—1455年在位)继承了马丁五世有意识地系统设计、建造城市的传统。他在位时期,正值君士坦丁堡沦陷,因此大量人才涌入罗马,为其城市更新提供了条件。他命令拆除老的圣彼得教堂,在原址上建造更加辉煌的新教堂,还创建了梵蒂冈图书馆。对于圣彼得教堂北侧的教皇宫殿,他作了大规模的修建,尤其建造了宏伟的“所罗门宫”,体现了他自喻为所罗门、彰显教皇的权力。^③ 他也重修了梵蒂冈的门户——

圣天使堡。圣天使堡是由哈德良陵墓改建而成的,其毗邻的台伯河对岸即战神广场,也是几个重要家族争夺的区域。然而,这座建筑的地位被重新界定,成为拱卫梵蒂冈区的堡垒。尼各老五世还将圣天使堡变成罗马城市道路网络的重要节点,从这里放射出五条大道,其中一条就是后来成为罗马东西主干道的教皇路(Via papalis,即今埃曼努埃尔大道),穿过古罗马共和广场和大竞技场,将梵蒂冈与拉特兰两个教廷中心联结起来。在道路建设方面,他也像马丁五世一样强调教皇对道路的控制,大力拆除阻碍道路的凉廊、柱廊,通过这种方式打击大家族对城市空间的圈占。^④ 尼各老五世还大力修缮了卡皮托林山上的市政厅(Palazzo del Senatore),以此强化市政机构对教廷的隶属关系。他将这处建筑改造成带有中庭的矩形大楼,并且在其四周建造了塔楼,塔楼上挂有他自己的徽章。此外,他在面对古罗马共和广场的一面、市政厅的右边,还修建了一座档案宫(Palazzo del Conservatori),使卡皮托林山成为罗马城的一个重要地点。^⑤ 总之,尼各老五世对罗马城的改造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宏大的

^① A. Pinelli, *Roma del Rinascimento*, Roma: Laterza, 2001, pp.125—126.

^② A. Pinelli, *Roma del Rinascimento*, pp.127—128.

^③ C. Westfall, *In This Most Perfect Paradise: Alberti, Nicholas V, and the Invention of Conscious Urban Planning in Rome, 1447–1455*, State Colleg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0—151.

^④ A. Pinelli, *Roma del Rinascimento*, p.134.

^⑤ C. Westfall, *In This Most Perfect Paradise: Alberti, Nicholas V, and the Invention of Conscious Urban Planning in Rome, 1447–1455*, pp.94—96.